

论以个体欲望为动力的市场经济之有效性与有限性

吴水澎, 戴泽伟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0005)

摘要: 若从社会分工的视角出发, 剖析社会分工和分工体系下合作之间的相互关系, 即可将市场经济看作是分工体系下一种合作机制和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 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以私有产权保护为基础, 通过刺激个体的欲望, 来刺激社会产品的供给和匹配。这虽然会增加社会产品的供应,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扩张人类的欲望, 进而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所以, 市场经济虽然是目前比较有效的一种维系人类合作的机制, 但是并不是社会分工体系下的终极合作机制。人类社会还需要继续寻求更为有效的动力机制, 来实现社会效率与稀缺性之间的恰当平衡。

关键词: 社会分工; 动力机制; 市场经济; 个体欲望

中图分类号: F1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007(2011)04-0003-07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ivision, making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labor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under labor division system, market economy can be regarded as a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and dynamics. It is based on the private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stimulating the supply and match of social products by stimulating individual desire. Although it brings an increase in social supply, to a degree, it will expand man's desire, and may even cause a series of serious problems. Therefore, market economy is a kind of effective mechanism to maintain the cooperation of human kind, but not the ultimat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division system.

Key Words: Social Division; Dynamic Mechanism; Market Economy; Individual Desire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寻求和如何建立一种动力机制, 使得不同分工体系下的个体付出更多努力和劳动, 进而实现更大的社会有效产出。特别是伴随着分工体系的发展, 分工体系下个体动力机制的建设更加重要。这种动力机制的主要功能应是指如何使社会中的个体更愿意付出努力并成为一种制度设定。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取决于整个社会中个体的努力程度。为了刺激个体的努力, 人类设定了一系列的动力机制, 其中市场经济机制可以被看做是人类在分工体系下所建立的一种动力机制。那么市场经济这种动力机制, 是如何提高分工体系下个体劳动的积极性, 并维持分工之间的合作, 这是本文所探讨的新课题。但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 市场经济机制在提供内在的动力机制的同时, 既有有效性(效率)的一面也存在有限性(负面效应)的一面。本文旨在探索其存在的矛盾, 以客观地认识市场经济。

一、动力机制与社会分工辨析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成果, 就是社会中的个体与其他群体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个人越来越难以脱离于其赖以生存的现实社会。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就是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根据亚当·斯密的基本观点, 社会的分工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 分工体系下的个人将会对于某种生产技术和方法更加熟练; 分工将会降低个体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转化成本; 分工还将促使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 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大分工, 都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从最初的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 到后来的农业与手工业与商业的分离, 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社会效率。现代社会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也在于分工更加精细化, 无论是在生产领域, 还是在交易

领域,社会分工的精细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社会分工的发展,虽然会促进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会增加不同分工体系下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成本。因为在分工的状态下,合作是其必然产物,任何个体都难以生产出满足自己所有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这就需要不同分工体系下的个体相互交换其产品或者权利,进而使得各自的需求得到满足。如果分工体系下的个体预期到与他人的合作难以展开,那么他最有效的选择,可能就是自己以更低的效率独立生产满足其自身需求的所有产品和服务,这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社会整体的效率。这种不同分工体系下的个体相互之间的交换可以被看做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种合作。分工越加精细化,那么分工之间的合作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分工与分工下的合作机制,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人类分工体系下的合作机制不完善,那么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然而,人类分工体系下合作机制的运行,有时候花费的成本过于高昂,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分工难以展开。这种合作上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同的分工体系下的个体寻找其交易对象,并与其签订一系列合约从而要付出交换成本;另一方面的成本来自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分工双方因存在偷懒行为而带来的损失,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监督成本。在社会分工体系下,必然广泛地存在着这样一种状态:分工体系下的个体行为带来的收益或者费用,并不是由其个人承担。这意味着人类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外部性。外部性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个体行为动力的下降,而个体行为动力的下降,就需要人类设定一系列的制度来刺激个体付出更多的努力。分工体系的精细化,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而扩大了人类个体之间行为的外部性,进而会降低个体努力的程度或者意愿。换句话说,分工体系的发展,会降低人类社会个体的行为动力。所以在分工体系下,如何刺激个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增强个人进行生产或者交易的动力,在制定社会的基本制度时,则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从人类社会所建立的制度来看,大多数制度都是在建立一种动力机制。微观企业内部的薪酬激励和计划,被广泛地用来调动企业内部生产者进行生产的积极性。企业所有权之所以要被归属于资本家(张维迎,1995),也可以被看做一种刺激资本家将资

本投入到生产运营中的一种动力机制。就整个社会而言,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差别也在于个体行为动力上的差异。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的中后期,个体行为的收益和个体行为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够得到完全的匹配,进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个体付出努力的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刺激个体更加努力,必然要加大监管成本。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下参与者个体数量的增加,参与者努力与收益的匹配程度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异,进而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个体的行为动力。当然可以以多劳多得的模式来刺激个体行为的动力,但是这要求非常高的信息处理成本,以反映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劳动的成果。而在很多情况下,个体的劳动成果往往是难以单独计量的。所以这种模式,极易导致分工体系下异常高昂的合作成本,并且,这种结果也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初衷相违背。

二、市场经济动力机制正解

市场经济可以被看做是人类社会分工体系下,另外一种合作机制和动力机制。如果说计划经济下的合作机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那么市场经济下的合作机制,则是由市场中的个体来完成的。谈到市场经济下的合作机制,必然要涉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市场经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根据安铁通(2008)所做的归纳,目前对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存在三种认识。第一种认识,是从市场的功能来对市场经济进行定义。这种观点所描述的市场经济,就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扮演着基础性作用的一种机制。第二种观点,是从市场的制度特征来对市场经济的本质进行定义,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信用的经济,是法制经济。第三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财产私有,交换自由,契约有效,个人负责的机制。从市场经济“专利”的发明者——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第三种观点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更加吻合。对于第一种观点,其实很难界定清楚什么是市场,特别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市场与组织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和市场中的组织都是一种特别的合约。至于这种市场合约和组织合约的差距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仍然是学术界在探讨的话题。至于第二种观点,它只是一种对现实情况的基本描述。所谓的

法制经济, 基于信用的经济, 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法律规章在其运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更为重要。所以, 按西方经济学的观点, 对财产私有的界定和保护, 独立主体交易自由, 才是市场经济最为本质的特征。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 市场经济的概念从其诞生开始, 就一直与私有产权的保护、交换的自由等密切联系。学者们最初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时候, 就是为了与来自政府管制的压力相抗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一直认为, 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将会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虽然后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外部性的概念, 来对这个观点进行抨击。但外部性概念与其说是抨击市场经济学说, 到不如说是对市场经济学说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至今西方市场经济学说体系也没有放弃私有产权的概念。

对私有产权制度的保护可以被看做是西方市场经济学说的一个核心。这也不难理解, 市场经济概念产生之初, 其所面临的的就是财产私有制, 直到今天全世界基本上呈现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格局, 所以将私有财产保护视为市场经济学说的核心, 当在情理之中。客观地讲, 西方市场经济学说, 较准确地表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机制。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动力机制的肯定, 是出于这样的判断, 即: 人类的行为绝大部分是趋于自利的, 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愿意付出努力的动力要远远大于个人在追求他人利益时所付出的努力。对于这个判断, 在私有制条件下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 再延伸下去就有可能导致谬误。比如对于经济制度的设定, 西方学者从人类的绝对自私的角度来思考, 认为其犯错误带来的成本会大大小于将人类的本性认为是利他而带来的成本, 私有产权制度的建立, 实际上就是在人类的绝对自私的基础上产生的; 虽然个体可能存在着利他的行为, 但是从人类整体的大范围来看, 对人类绝对自私的假定是成立的; 私有产权制度的建立与人类绝对自私的假定相联系; 私有产权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假设, 就在于个体只有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 才自愿付出最大化的努力。似乎没有这个假定, 私有产权制度的建立就失去了依据和基础。

笔者认为, 这不符合事实, 也不合逻辑。事实是, 在这个假定提出之前, 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早期, 私有产权制度早已存在, 只不过后来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在其创立经济学说时进

一步强调而已。说它不合逻辑, 是因为按照唯物史观, 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 而不是也不应该以假设为前提条件。我们这样说, 并非意在否定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其私有制主张和市场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到 19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创造了相当于其以前社会所创造生产力的总和。对此马克思曾给予高度评价。对于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功绩, 是客观事实, 不容否认; 对于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也不能一笔抹杀。但是, 这并不等于说, 西方经济学所建立其上的哲学基础是科学的。就以制度设定来说, 西方经济学者普遍认定私有财产制度的设定是基于“人的本性是绝对自私的”这一假设。其实这种观点与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性善论”和“性恶论”一样, 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是荒谬的。按照唯物史观来考察, 人的本性既不是绝对自私的, 也不是绝对利他的, 人是公与私矛盾的统一体, 任何一个人既非单纯自私亦非单纯为公, 只不过在不同条件下所显示的主要矛盾方面不同而已。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性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 而不是倒过来依据人们的本性来设置制度。所以说, 西方经济学者(包括中国那些“食洋不化”的学者)所主张的“人的本性是绝对自私的”的假设, 是不能成立的假命题。他们或许会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人是绝对自私的观点, 但那只是现象绝非本质。他们的这种主张, 在学术上、思维方式上属于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在意识形态上则属于“阶级的偏见”。

不可否认, 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保障了参与者能够获取其行为收益的预期, 是其行为动力的重要前提。但这只是一个前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个人行为的最终动力来自于个体的欲望。这一点,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 决定一个国家兴盛的乃是人的欲望和需要。同时他指出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 而当他们很可能少取的时候却宁愿贪得无厌……; 而亚里士多德则老老实实把欲望及其满足作为他经济分析的基础(熊彼特, 1991)。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山祖师马歇尔则指出, 人的欲望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中应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批评以往的经济学家把研究的对象仅仅理解为“财富的生产, 分配, 交换和消费”, 而不研究这些问题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认为, 经济学应当“从对各种人类欲望的简短研究开

始,从它们与人类努力和活动的关系来考虑”(张雄,1996)。

笔者不否认个体欲望的社会作用,但又认为不可过分夸大其作用。

欲望对于市场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中需求者的欲望,二是供给者的欲望。在社会分工体系下,是其他分工体系的个体的需求,在引导另外一个分工体系下的供给,而个体需求的形成,其基础性的因素就是个体的欲望。对于市场中需求者欲望和购买能力的分析和了解,构成了另外一个分工体系下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只有市场中的需求者存在着欲望的时候,另外一个分工体系下的个体才有生产和交换的动力。这决定了社会资源最终将投入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但是,这只是社会分工体系下,供给者向需求者提供产品的前提。另外一个前提也相当重要,就是分工体系下的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者对自身欲望的态度。虽然需求者的欲望具有先导作用,但是如果生产者缺乏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或者对自身欲望的满足,那么他就缺乏足够的动力去生产满足需求者欲望的产品。这种生产者自身欲望的缺乏也将会导致社会分工体系的瓦解。在本文看来,生产者对自身欲望的追求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而言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在分工体系下,是生产者在努力地寻找需求者的需求,并整合资源,向其提供商品。从西方社会的发展来看,也可以得出这方面的结论。西方资本主义真正开始取得长足发展,是从“追逐利润”的精神得到鼓励开始的,而不单纯是市场中消费者自身欲望的变化。分工体系下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的欲望,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效率,或者构成了市场分工条件下个体行为的基本动力。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讲,市场经济机制就是通过满足社会分工体系下的个体的欲望,来刺激个体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这种刺激是内在的,很少需要第三方的监管——但该监管时若放弃监管,市场就会变成脱缰野马,给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从而会大大地节约社会的交易成本。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机制在刺激个体欲望、提供经济发展动力、提高生产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使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方面,是计划经济(尤其是中后期)难以企及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这样看问题,就无法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巨大发展。至于计划经济,作为手段在历史上还是发挥过强大功能的。比如从俄国1917年10月革

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实行22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创造了资本主义国家难以企及的生产效率和强大的物质基础,确保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再比如,从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我国实行了27年的计划经济,期间尽管发生了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甚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和灾难,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仍达到10.5%以上,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盛世”所不能比拟的。不承认这一点,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计划经济作为手段之所以在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的社会条件下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是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一特殊条件一旦消失,那么其有限作用和弊端必然显现出来,就自然而然地为市场经济所代替。至于何时个体关心自身利益的程度逐渐下降,市场的动力机制作用相对缩小,而个体关心他人、集体乃至整个国家人类利益的成分逐渐增多甚至超过前者,同时计划手段发挥的作用逐渐加大,甚至超过市场手段,那是留待后人基于经济发展的实践而研究的课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一国乃至全世界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程度高度发达,财产私有制逐渐萎缩而公有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之时,再研究这个问题就顺理成章了。

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

市场经济通过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完善社会分工体系下个体之间的交易制度,来刺激个体更加努力地工作。因为这种努力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分工体系下个体自己获得的。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相比于计划经济的优点在于,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刺激社会产品的供给和不同分工体系下产品或者服务的匹配。因为这种动力机制是建立在“个体”对自身利益关注的基础之上的,而就人类目前的道德水平来看,对于自身利益的关注动力要大于对他人利益的关注程度。这是决定“市场经济”有效性的重要前提。如果个体对自身利益的关注程度和个体对他人利益的关注程度一样,那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所提供的动力机制本身就不存在差距了。正是因为个体对“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关注程度不一样,才导致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下个体努力动力的不同。

概而括之,所谓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本质上就

是通过刺激个体的欲望,来增进个体的努力。这种对个体欲望的刺激,主要是通过鼓励个体以自身努力获取“利润”来实现的。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主要构成部分有二。第一,“私有产权”的保护。其原因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个体对自身的利益更加关注”,但这只是构成市场经济动力机制的前提。这种前提使得个体对其未来的消费保持一种稳定的预期。也就是说,私有产权概念使得个体相信其未来欲望的满足不会受到第三方的干涉和影响。第二,对利润的鼓励和追求。从本质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动力机制的主要来源就是人类对其自身欲望需要得到满足的密切关注。如果人类对自身的欲望缺乏足够的关注,那么即使在“私有产权”模式下,市场经济也不会提供所谓的强大动力来促进个体更加努力。正因为欲望产生需求,进而刺激生产者增加供给,所以我们并不否认个体欲望,更不否定与个体欲望密切相关的市场动力机制,恰恰相反,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借鉴并有鉴别地吸收了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承认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是个体欲望和仅仅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而是认为其基础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

西方市场经济真正得到迅猛发展的阶段,是“利润”精神被确定的时候。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了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影响。作者指出其主要影响就是“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西方市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阶段,也是人的欲望得到合理承认阶段,是个体的欲望被不断激发的阶段。所以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与个体的欲望密切联系,市场经济的效率也与个体欲望密切联系。

应当指出,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得到了广泛承认的“欲望”,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下,成为了一种基本上不予考虑的东西。新古典经济学中涉及到“欲望”的地方,则代之以人类的偏好或者效用函数。不过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人类的偏好或者效用函数被认为在短期内是不变的或者稳定的因素。持这种看法,有利于新古典经济学通过数学的方式来完善其逻辑性,也是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具有预测能力的前提,否则经济学家们所建立的任何模型将因为人类偏好的不稳定性而丧失其一切价值。所以,从学科的构建来看,将个体的偏好看作是稳定的或者渐进稳定的,是有意义的。但是将人的偏好看作是稳定不变的,这样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宇宙间

根本不存在恒定不变的事物,即使是人的偏好也每时每刻都处于变化之中,不断变化是其基本常态,是绝对的,不变则是暂时的,相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在其他方面也都有突出体现,如假设市场竞争是完全的、供求关系是均衡的、经济信息是充分的等等。如果要通过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模式,来论证市场经济的有效性,那么人类欲望所导致的偏好的不稳定性,则必须加以考虑。当考虑到人类欲望膨胀的因素之后,市场经济在解决人类社会“稀缺性”问题时的作用是否完全是积极的,则值得深入思考了。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说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解决人类社会“稀缺性”的问题,并将市场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为主要的手段。不过,新古典经济学所界定的稀缺性却是一个主观多于客观的概念。稀缺性可以这样来进行定义:个体所感知的稀缺性=个体所拥有的产品/个体的主观欲望。这个比值越低,表示个人感知的稀缺性越大。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将稀缺性的“主观”因素看作不变,且试图以此通过解决稀缺性的“客观”方面来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稀缺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稀缺性的“客观”手段,主要包括以下两种途径。第一,通过完善市场机制,使得市场上不同分工个体的产品和服务得到更好的交换,从而使得分散个体的欲望得到更好的满足。第二,通过对个体产权的界定、保护来刺激个体去生产或者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满足社会的欲望与需求。说回来,还是通过市场手段来满足个体乃至社会的欲望与需求,然而这与解决资源的稀缺性是矛盾的。

新古典经济学在论证其市场手段的有效性的时候,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所内含的动力机制,既可能促使社会以更低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但也会使得世界资源尤其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变得更加稀缺。而后者对于一个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可能更加深远:它会从根本上破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给人类生存带来巨大威胁。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刺激生产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类欲望的刺激和承认,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承认。对于这两者的承认,使得人类只关注其“自身欲望”的满足,以便保持其足够的动力无限度地获取物质财富。这样,一方面促使人们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和更加先进的制度去创造财富,维持合作,深化分工;另一方面,使得人类的欲望不断

地发生膨胀。

所以市场经济这种动力机制是一把双刃剑。市场经济在解决人类社会的稀缺性时,一方面通过对个体欲望的激励,促使其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也使得人类的欲望本身不断膨胀。从这个视角来看,市场经济在解决人类社会稀缺性问题的功效值得怀疑。市场经济这种动力机制,在刺激人类欲望的过程中,对于人类整体而言,至少会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

其一,市场经济这种动力机制会刺激人类整体欲望的膨胀,而当人类欲望膨胀的速度超过了人类现有技术下物质增加的速度时,必然会导致人类试图消耗更多的物质,来满足其欲望的膨胀。特别是当人类随着物品消费数量的增加而感到钝化,单位产品获得的满足感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人类就会寻找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其自身不断下降的边际效用,实现整体效用的提高。这就意味着,在人类社会欲望膨胀的情况下,为了获取以前相同的满足程度,人类必须要获取更多的物品。

人类社会欲望膨胀得越快,对物品的需求量增加的速度也就越快。这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以更快的速度消耗。在自然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或者资源再生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下,这将会危及人类社会长远的发展。而市场经济各种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围绕着如何刺激人类的欲望来展开的。这可以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出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既是人类物质财富飞速发展的阶段,也是人类对地球资源疯狂消费的阶段。这种人类整体欲望的膨胀和社会资源的高度消耗,是否适合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人类欲望的膨胀,使得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费越来越多。而在自然资源不可能增加的情况下,必然会危及到后代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社会所发明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社会产品供应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单位产品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但是这往往难以弥补人类欲望膨胀所带来的对自然资源的超额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超额消费将会减少人类自然资源的整体存量,进而损害后代的利益。

其二,市场经济动力机制刺激下的人类欲望的膨胀,也将会导致个体与个体之间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产生更多的争斗,进而又会促使人类将一大部分资源花费在消除人类斗争上。这被盛洪称之为人类的“分配性”努力。满足个体欲望的主要途径有

两种:一种是个体通过生产性努力创造出能够满足自己或者他人需要的产品;另外一种,就是自己通过非正当性手段去剥夺他人拥有的财物。这时,所谓私有产权的保护只利于少数富人,而对于多数穷人而言,私有产权的保护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在欲望不断发生膨胀,而个体的生产性努力难以满足这种欲望的膨胀时,个体就会产生强大的动力,采取各种手段去剥夺他人的财物,用列宁的话讲,就是“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而他人预期到这种剥夺情况的产生,又会采取一系列手段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从而形成了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侵害”与“反侵害”的争斗。这种“侵害”与“反侵害”的争斗,在一国国内有可能发展为内乱、内战,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若进而延伸到国与国之间,就极可能爆发为掠夺与反掠夺资源而展开“侵略”与“反侵略”甚至“相互抑或竞相掠夺”的世界或局部战争。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一国动辄侵略另一国家,以致今天某发达国家不惜消耗大量资源制造足以毁灭地球上百次的尖端武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这种资源的耗费,站在人类整体的视角来看,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加大整个地球资源的稀缺性。就是从从一个国家经济制度的建设来看也是如此,国家为了维持其治下个体的正常交易,所设定的规则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进而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从长远看,所付出的成本不是越来越低,而是越来越高。

市场经济的确能够通过刺激人类的欲望,促使个体更加努力地促进社会产品的供给,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以此来消除社会所面临的稀缺性。但是他们没想到市场经济也会刺激人类欲望发生膨胀,当这种欲望的膨胀超过了人类物质的增长速度时,人类会感到资源更加“稀缺”,进而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市场经济的提出者,只看到了物质财富增加的一面,却忽视了人类欲望会无限度膨胀的一面。如果任由这种通过物质来刺激个体欲望,使市场提供动力的方式发展下去,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东西。

还有一个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没有想到的结果,即个体欲望的恶性膨胀与市场动力机制作用的无限扩大,会使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同世间任何事物一样,欲望也具有二重性: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欲望在一般意义上对于每个人都存在,是正常的,舍此社会就不能进步与发展,物质财富就不能积累,人们的生活只能在低层次上徘徊。

然而欲望一旦膨胀并超过一定限度, 就变为贪欲, 为了满足其贪欲, 人们就会不择手段, 疯狂追逐物质利益, 攫取超额利润, 甚至掠夺和非法占有社会财富。而财富的分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是很难实现公平的, 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最终形成两极分化, 主要社会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 而绝大部分民众只占有极少部分财富。世界银行报告说, 美国 5% 的人口占有全社会 60% 的财富, 也就是说 95% 的老百姓只享有 40% 的财富。中国的情况更不乐观, 据说是 1% 的家庭掌握了全国 41.4% 的财富, 分配不公愈加明显, 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渐远。这恐怕是以个体欲望为基础的市场动力机制始作俑者所始料不及的; 或许他们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 其目的就是追求这样的结果。

综上所述,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为止, 以个体欲望为基础的市场动力机制, 仍然是最有效率、最有利于资源配置, 最有利于社会财富积累的有效机制, 包括计划经济机制在内的其他机制还无法与之抗衡; 但是, 事实证明这种机制还是有“缺陷”的, 其正面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人类社会还需要继续探索、寻求更为有效的新的动力机制, 以能够缩小贫富差距、

消除贫穷、消除资源浪费, 使个体欲望限于合理范围之内, 最终能够实现社会效率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恰当平衡, 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 则是当代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 [1] 陈惠雄. 欲望的本质: 一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J]. 当代经济科学, 1999, (5).
- [2] 黄少安. 产权经济学导论[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 [3] 盛洪. 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4] 沈小波. 经济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情结[J]. 经济学家, 2002, (1).
- [5] 汪祖杰. 西方经济学的人与伦理观批判[J]. 学术月刊, 1997, (7).
- [6] 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1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7] 张雄. 欲望与市场——关于市场非理性因素的经济哲学思考[J]. 复旦学报, 1996, (5).
- [8] 张维迎.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刘治泰